

David Schreiner 博士，思考黑桃，

第四节，其他一些重要发现和

趋同的本质

© 2024 大卫·施赖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

这是 David B. Schreiner 博士在他关于黑桃思考的教学中。这是第四节，其他一些重要发现及其趋同的性质。

好的。伙计们，我们已经到了路的尽头。第四讲，我们就来找你。我会在这里火热而沉重地向你们发起猛烈的攻击，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发现，我想至少告诉你们，向你们介绍一下。

每一次发现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讨论。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发现，但不幸的是，我将给您一些要点并总结所有这些内容。但同样，这里将会有一些广泛的趋同，这里会有一些狭隘的趋同，我们将从这里开始追求它。

但我们会来回反弹。但同样，这会变得更快一点，而且会很有趣。但今天我想从这些大罐子的想法开始，如果你愿意的话，它们是在一个叫 Kuntillet Ajrud 的地方发现的。

现在，Kuntillet Ajrud，我将在地图上向您展示一张图片，但为了理解我们在这里发生的事情，我们必须再次了解这一发现的背景。这个地方在哪里？因为我认为这实际上对我们如何理解我们正在阅读的内容有一些重要的影响。但是，我们在 Kuntillet Ajrud 身上发现了很多东西。

我的意思是，我们发现了一堆图像。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喜欢研究图标，如果你喜欢研究图片，这个网站将会是最喜欢的，如果你愿意的话，这会让你大吃一惊。你一定会喜欢这个网站的，因为这里有很多涂鸦、很多图像，但这里也有很多文字。

因此，金石学家和图像学家、专门研究希伯来文字的人、以及研究和专门研究希伯来图像和图像的人，他们喜欢这个地方。关于图片是否与铭文相符，还有

一场有趣的对话。我无法深入探讨这一点，但我会在有关此内容的章节中稍微讨论一下这一点。

但人们一致认为，图片与铭文并不相符。但在最近的记忆中，最近出现了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论点，那就是，不，不，不，我们实际上认为铭文与图片相匹配，它们一起发挥作用来创造这个叙述。因此，讨论这个问题的许多方面非常重要。

但这个遗址位于西奈半岛一角古代近东旅行路线的交汇处。好吧，这就是你的西奈半岛。这就是现代的埃及。

这里就是现代的以色列。那里就是西岸。那里是加沙地带。

但这个地方就在这里，而且就在内盖夫，伙计们。我的意思是，这太糟糕了。它是可怕的。

很热。当你出现在那里时，温度已经900度了。这不是一个很大的地方，但奇怪的是，它位于从埃及到叙利亚-巴勒斯坦的一些古老路线的交汇处。

这将变得很重要，因为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我们稍后将讨论的这些调用？好吧，我认为你开始理解它们的方式是你承认这是一个古老的卡车停靠站这一事实。好的？我们稍后会讨论这个问题。该遗址的挖掘工作进行得相当快，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由一位名叫 Ze'ev Meshel 的人进行的。

正如我所提到的，该网站是一个普通的网站。但在那个不起眼的地方，有几个装置，我们用装置这个术语来谈论一座我们真的不知道它的功能是什么的建筑。但有一些装置有很多与之相关的涂鸦和铭文。

现在，关于这是否是军事地点存在争议。基本上，这是一个防御工事吗？这是一个邪教场所吗？还是商队？商队。商队。

是的。Caravansary，这是一个奇特的词，指的是古老的卡车停靠站。因此，存在争论。

邪教含义、邪教讨论与这些铭文实际所说的内容相关，因为这些铭文是祈求。你有一个人祈求主来祝福别人。因此，它们以许愿铭文而闻名。

这就是该网站闻名的原因。这是许愿铭文。那么，那些许愿铭文是什么？

Pythos A 和 Pythos B 上有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许愿铭文。

它们很重要，因为它们将 Tetragrammaton（神圣名称 Yahweh、Yod-Heh-Vav-Heh）与地理位置和名词亚舍拉（Asherah）联系起来。好的？因此，耶和华被祈求祝福，并且耶和华与一个带有亚舍拉这个名词的名词联系在一起。现在，争论再次变得更加复杂，因为亚舍拉是异教神灵，还是象征异教神的柱子亚舍拉？我们如何处理辅音所有格结尾，我们稍后会讨论这个问题。

但这是内容。这里是铭文的内容，我会很快地给你们读一下。国王阿什亚的话语。

你要对雅哈列、雅瓦士和某某说，我指着撒玛利亚的耶和华和他的亚舍拉祝福你们。所以，重点短语是，我借撒玛利亚耶和华和他的亚舍拉祝福你。再次，你可以看到耶和华是如何与亚舍拉这个名词联系在一起的。

但关于亚舍拉却存在争议。我们如何理解经常被翻译为他的亚舍拉的辅音？第二个要点，再说一遍，我只是为了讨论这个问题而为您阅读这篇文章。问题是类似的。

告诉我的主。再次强调，这是个人练习祈求。对我的主说，你还好吗？我以塔曼之耶和华和他的亚舍拉之名祝福你。

愿他祝福你，保护你，愿他与我的主同在。所以，你可以看到那里的困难。你可以看到这件事造成的问题。

突然之间，我们有了一个铭文。哦，看字迹。看看图像。

但当每个人都看着笔迹时，它是什么？它说，什么？哦，看，四字母。哦，看看那个。这是一位善良的耶和华。

但是等等，那是亚舍拉吗？这是带有第三人称阳性单数主后缀的 **Asherah**。那里发生了什么事？那么这代表什么呢？这是否代表融合主义？这是否代表耶和华崇拜者中异教猖獗？真的有一神教吗？这样您就可以看到所有对话的去向。所以，本质上，问题是我们如何理解亚舍拉这个名词，以及我们的理解意味着什么？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理解这个名词，**Asherah**。

所以，问题是辅音，正如我已经提到的，辅音可以代表正确的名字，亚舍拉，或者看起来是一个木制符号，也称为亚舍拉，似乎代表异教女神。好的？我们有代表这两件事之一的辅音，然后，此外，我们还有第三人称阳性单数优势后缀，好吧，这是根据希伯来语语法规则添加所有格。因此，如果你在名词上添加一个主要后缀，它就会显示出占有。

现在的问题是，几乎没有证据、语言证据来支持专有名称上有所有格后缀的观点，好吗？这就是将铭文读为大写字母 **A** 的亚舍拉 (**Asherah**) 作为神的专有名称的问题，好吗？女神的正确称呼。这是一个语法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把它读成他的 **Asherah** 小写 **a**。现在，里克·赫斯 (**Rick Hess**) 在他的书《以色列宗教》中出现，并进行了讨论，他真的重新出版了它。这是他早些时候发表的讨论，但我第一次在他的书《以色列宗教》中读到它。

里克·赫斯说，不，这不是一个主要后缀，相反，每个人都认为是一个主要后缀的最后的嘿实际上是一个古老结尾的残余，一个双重女性结尾。所以，这不是他的亚舍拉首都 **A**，而是耶和华和亚舍拉。所以，里克·赫斯会读它，本质上，我通过提曼和亚舍拉的耶和华祝福你。

所以，他没有把亚舍拉放在上面。所以，里克·赫斯读的是一个专有名词，但没有主要后缀，他的论点很有趣。

这是相当强大的。所以，这些就是问题所在。现在，老实说，无论我们现在如何理解这一点，特别是考虑到这些阿舍里姆是《申命记》禁令的一部分，我们不会将阿舍里姆保留在我们的邪教地点，我们确实摆脱了它们，无论你在哪里登陆，无论是无论您使用带有主要后缀的专有名称，还是使用带有主要后缀的 **Asherah** 小写 **a**，无论您选择哪一个，问题都是一样的。

你有一个铭文，其中一个人通过两种机制祈求祝福，耶和華，与撒瑪利亞耶和華或提曼耶和華相关联，以及亞舍拉，即使你带着象征异教神的木杆，你也是亞舍拉。通过异教神的力量祈求这种祝福。所以，这里确实存在融合现象。有人祈求祝福，不仅是耶和華，还有其他东西。

考虑到旧约、申命记、先知神学等的一神论框架，以赛亚书，它是一神论，只有耶和華。所以，这是一个融合的想法。现在，我不认为这是质疑一神论是否曾经存在的理由。

因为请记住，这是一个古老的卡车停靠站，位于偏僻的地方。谁知道这个人是谁？谁知道这个人代表什么？他是祭司家族的成员吗？我不知道。他是雅威教的成员吗？他代表官方雅威教吗？很难说。

但它确实再次强调，要接受证据所提供的信息。这些证据向我们证明了融合主义的存在，而这正是先知们、九世纪、八世纪和七世纪的古典先知所反对的。你因不明白耶和華是谁而感到羞耻。

你太无耻了；这些是先知。你们因 X、Y 和 Z 歪曲了对耶和華的崇拜而感到羞耻。你们为这种融合而感到羞耻。我们在 Kuntillet Ajrud 的发现不应让我们感到不安。这正是先知们所咆哮和谴责的事情。

好吧，再说一次，接受我们提供的证据。这些证据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融合主义，特别是因为耶和華和某种异教实体都在祈求祝福。但这正是我们所期望的，考虑到预言性的批评。

再说一遍，这就是我可能所说的，鉴于旧约中的特定段落谈论融合主义，我可能倾向于将其称为狭义趋同。好吧，但我再说一遍，我明白它广泛地说明了正在发生的更流行的神学世界观。再说一遍，非常非常有趣的东西。

这是 Pithoi 的一张漂亮照片，bibleodysey.org。这一切都在公共领域。你可以，这是一张照片，这里有其中一个的铭文。你可以看到那里是如何进行的。

然后是这些，这些是图标。这都是传统的，对不起，这都是传统的，这都是传统的异教肖像，迦南肖像。这里同样有趣的是你这里有信件。

这些只是随机字母。那么，这整件东西是不是一个穿越该地区的文士用来练习的陶器呢？你知道，这是一个人在这里练习念咒吗？那么，它真的只是代表练习吗？我不知道，这是一次有趣的对话。再次讨论所有这些东西之间的关系。

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件有趣、漂亮的事情。不幸的是，继续前进，Ketef Hinnom，Ketef Hinnom 的护身符。现在，这些很有趣。

我真的很喜欢这些东西，因为它们所代表的意义。Ketef Hinnom 是一个古老的铁管墓地，俯瞰耶路撒冷郊外的欣嫩谷。而且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墓地。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墓地，这表明使用这个墓地的人是具有重要社会经济水平的人。他们有钱，有权力，和威望。这是一座非常大的坟墓。

关于古代以色列的墓地，我们必须了解的一件事基本上是他们如何埋葬人。他们使用的是所谓的多重拘留。所以，当你埋葬某人时，你把他们放在中央桌子上，然后让他们的尸体分解。

一旦他们的尸体腐烂，你就会收集所有的骨头和类似的东西，然后把它们放进骨库里。您可以将它们放在其他地方永久保存。这是第二次拘留。

所以，在这个墓地里，又是有多多个洞穴，而每个洞穴里又都有多个房间。在其中一个洞穴和其中一个房间里，显然有一张长凳，他们用来放置尸体，但其中一张长凳下面是一个储藏室，因为我们用东西埋葬人们。他们用东西埋人。

我们用他的辛辛那提红队装备埋葬了我的祖父，因为他是辛辛那提红队季票持有者。所以，人们用东西埋葬人，而我们埋葬人的东西很重要，因为它告诉我们一些关于他们的信息。当人们第二次被拘留时，他们会把陪葬的东西拿出来放在一个仓库里。

在其中一个仓库中，它被塞满了，但他们发现了两个看起来像烟头的小卷轴。现在，你到底是怎么找到这个的呢？嗯，这很容易。你取出该存储库的所有内容，将它们扔进筛子，然后摇动筛子。

所有的灰尘都会落下来，形成这场巨大的沙尘暴。它并不是很大，但尘埃云就在你周围。所有有价值的东西，所有坚硬的东西，都会留在炉排的顶部。

我的意思是，你看起来就像一个刚刚从阿拉伯沙漠中部的沙尘暴中走出来的人，但你面前却拥有所有有价值的东西。在其中一个例子中，他们通过筛子，发现这些看起来像烟头的东西，他们想，现在看起来很奇怪。他们开始看这个东西，把它清理干净，然后他们意识到那些烟头不是烟头，而是微小的银卷。

现在他们很感兴趣。我们有银色卷轴吗？我们有银器吗？这是什么？所以他们进行了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化学过程来展开这些很小的东西，伙计们。

他们很小。我的意思是，我们说的是厘米。你可以得到这个，你可以得到这个，你可以得到这些图像，同样，在公共领域。

但是，我的意思是，我们这里讨论的是从上到下 10 厘米。你知道，它非常非常小。等等，我这里有这个吗？等等，我可能有实际尺寸。

我没有在幻灯片上写出实际尺寸，但它非常非常小——我们谈论的只有厘米。所以，你可以想象有多小。

看，这些都是跨越所有这些裂缝的字母。这就是这里的裂银。成百上千年来，他们什么也不做，只是坐在埋在泥土中的储存库里。

还有银子，你仍然可以看到字迹。您可以看到展开它们有多么困难。但令人兴奋的是，当他们将这些银色卷轴，这些小小的卷轴，置于非常非常强大的显微镜下，非常非常复杂的照明时，他们开始阅读，然后他们说，哦，这听起来很熟悉。

我以前在哪里听过这句话？哦，是的，民数记第六章，利未人的祝福，好吧，我们读到的，愿主祝福你并保守你，愿他创造我们，就在这件事上写着。好

的？这些微小的银色卷轴上有第一部经文，迄今为止我们发现的最早的经文引文。好的？这是圣经引述，因为这些话引述了民数记第 6 章第 24 节的利未祝福。

我认为你不能质疑这一点。现在，值得讨论的是，这个利未人的祝福是否也被注入了其他章节，比如《申命记》，因为有证据表明，还有比这更多的内容。然后，他们是否将利未祭司的祝福与其他段落结合起来，以创造某种护身符？请记住，这些人的脖子上都挂着这些卷轴，那么这些卷轴的作用是什么？有些人相信它们是用来辟邪的，因为有大量的比较证据表明，人们会把东西写下来并放在上面，以防止邪灵进入坟墓。

好的？这是一种可能性。这是一种可能性。但毫无疑问，其含义是令人着迷的，因为这再次向我们展示了，这是《钢铁2》。这是流放前的。

这是约西亚的时代。它告诉我们，祭司传统已经被记录下来并传播到足以在大众环境中使用的程度。现在，这很有趣，因为不久前，学术界重新审视了这个想法：《摩西五经》实际上是在波斯时期的流放之后写成的吗？你知道，威尔豪森是第一个说，哦，祭司文学，利未记中的一切以及所有祭司的东西，哦，那已经晚了。

那是流亡后的事。好的？他在 19 世纪就说过这句话，每个人都说不，你疯了，但是，你知道，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对吧？我们穿上新衣服重新审视了这个，好吗？突然之间，我们开始说，那么，摩西五经也是祭司的材料吗？不，不是。不是。

这平息了这场争论，因为这个东西，作为一个银色卷轴，作为一个银色护身符，戴在普通乔或普通简的脖子上，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使用，他们都与它一起埋葬，它引用了《民数记》。因此，这个传统已经足够建立，也足够编纂成文，可以在祭司圈子之外传播。无论这是否被用作避邪的护身符，我认为这不是谈话的焦点。

也许，那太好了，好吗？但至少据我们所知，这是由民众而不是神职人员使用的。它也证实了祭司传统并不是流亡后的。他们是被放逐前的人。

在“钢铁二号”期间，它们被编纂得足以具有一定的权威地位，好吗？它还表明，祭司传统也被祭司圈子之外的人所使用。所以，这些是我们得出的含义，这些是我们得出的含义。对于像我这样对正典过程感兴趣的人来说，我们是如何得到旧约的，你知道，我们打开圣经，里面有旧约，我们是如何得到的？对于对此感兴趣的人来说，这真的很令人着迷，因为这向我们展示了这个东西已经存在，它正在被使用，它被认为是权威的，好吗？这是流亡前的事，好吗？这是流亡前的事。

铁器时代。铁器时代是以色列古典文化的时代，好吗？就在那时，以色列为自己赢得了声誉。古代以色列拥有的最伟大的遗产是什么？旧约。

这是经文。这就是几千年来一直存在的事情。这就是影响全球的事情。

所有这些都在铁器时代得到了发展。铁器时代，古代以色列，令人着迷的东西，好吗？以巴路山。我们去以巴路山，好吗？以巴路山是狭窄交汇处的另一个例子。

以巴路山是一个特定地点。它位于现代的约旦河西岸，因此实际上在政治上很难到达。它就在基利心山的对面。

但是，我的意思是，这个，我不喜欢谈论，我不一定喜欢跳，让我这样说，我不喜欢跳到考古学证明圣经的引用-不引用的例子，但我认为这就是其中之一。我的意思是，我确实认为我们在以巴路山注视的是约书亚的祭坛，约书亚记第8章第8章第30至35节中提到和讨论了这一点。我确实相信这一点。

我不想这么说，但我确实相信这一点。Adam Zertal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了这次探险，它确实发生在 80 年代。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第一次偶然发现这个地点是在 70 年代末，并在 80 年代初开始挖掘。

因为他发现的是，他发现了。他正在做这件事，他正在中央高地进行一项与更大的研究项目相关的调查，他偶然发现了埃巴勒山，他说，嗯，这看起来很有趣。那看起来就像一个巨大的祭坛。

所以，他说，我必须来，我必须去挖掘它。所以，他在八十年代回来挖掘它，他发现了这个东西，这个装置，当他挖掘时，当他挖掘它时，他发现这个地方被广泛使用，但它只被用于非常，很短的一段时间。根据陶器年代学、年代测定、以及发现的一些埃及圣甲虫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它正好发生在铁一世时期，就在以色列人定居的时期。

当以色列进入应许之地时，这个东西似乎一直在发挥作用。发展有两个阶段。请记住，在考古学中，我们从上到下开始编号系统。

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下一个是二，下一个是三，下一个是四。正如您所知，由于事物是相互构建的，因此数字越高，实际上意味着它的历史越长。那么，该站点的第一级开发非常复杂，好吗？稍后我将向您展示一幅图画，这是一位艺术家对它的重建。

但它的发展非常显著。它通过坡道展示了这个巨大的结构。它显示出某种坡道。

这里有一个庭院系统。我给你看一张图，可以稍微说明一下。但是有成吨成吨、数千块动物骨头，好吗？还有数以千计的动物骨头。

顺便说一下，这些动物骨头中的每一块都没有猪骨头，这很重要，因为谁不吃猪呢？据说是古代以色列人，但非利士人却是。所以，我们不能说这是，你知道，没有猪骨头是这里需要考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但没有猪骨头，而且所有的动物骨头，几乎都可以用来祭祀，不是吗？所以，所有这些骨头都被烧焦了，被烧焦了，被凿刻了。

这就是他们在第 1 层发现的情况。不过，第 2 层的开发程度明显较低。该网站要朴素得多。所以，在 **Stratum 2** 和 **Stratum 1** 之间发生了一些事情。有人来扩展这个网站，开发这个网站，然后把这个东西，好吧，在这里发挥作用。

这非常非常有趣。这是对 **Zertal** 和他的公司所认为的样子的重建。现在，如果你认为那看起来像一个祭坛，是的，因为那是泽塔尔最终降落的地方。

看这个。泽塔尔展示了石墙和神圣空间划分的证据，这正是您在崇拜场所所期望的。墙内，圣地，圣地。

在墙外，呃，谁在乎呢，好吗？那你就有这个院子了，好吗？这里有一些小洞，在这些小洞上，就是发现所有骨头的地方，好吗？艾什，这里下面有很多灰烬，好吗？注意坡道、祭坛，它基本上是完美的正方形，好吗？所以，泽塔尔，对于很多这样的事情，当他堆积证据时，最终得出结论，我认为我们在这里找到了约书亚的祭坛。这是一个可以追溯到钢铁一号的装置，当时约书亚会到处乱跑。这似乎暗示着一种崇拜功能。

所有这些动物骨头，烧焦的，切碎的，所有这些动物都有资格进行祭祀。您的装置带有坡道。这是一个完美的正方形。

你有灰烬，哦，顺便说一句，根据约书亚记，这正是人们期望找到约书亚祭坛的地方。他要在以巴路山上创造它。就在我在杰里科的悲剧发生之后，他就在这里重新批准了与社区的盟约，好吗？那么，这是一个例子吗？您可以阅读有关辩论的内容。

我谈论辩论。争论比这复杂得多，但再次给你提供了它的总体轮廓，但这只是一个例子吗？这是约书亚的祭坛吗？这里有约书亚的祭坛吗？伙计们，这就是我的原因。如果它走路像鸭子，嘎嘎叫像鸭子，而且看起来像鸭子，那么它是鸭子吗？我的意思是，老实说，这是我们必须问自己的一个问题。

如果它看起来像一个祭坛，闻起来像一个祭坛，看起来像一个祭坛，那么它是一个祭坛吗？如果它是一个祭坛，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好吗？它就在以巴路山上，我们有文字证据表明约书亚建造了一座祭坛，以履行申命记第27章中的命令。我的意思是，这是约书亚的祭坛吗？我的意思是，常识告诉你什么？您可以做出自己的决定，并且可以阅读有关辩论的内容。你可以阅读有关辩论的技术细节，但拉尔夫·霍金斯已经写了，写了关于这件事的论文。

拉尔夫·霍金斯就此写了一篇专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论点。拉尔夫谈到这是一个邪教装置。它不是一个了望塔，因为有一个人在那里；它是一座瞭望塔。有趣的

是，早在 80 年代，当 Zertal 首次提出这些想法时，他就与一位名叫 Aaron Kopensky 的学者进行了来回对话。

科彭斯基基本上说，泽塔尔疯了，他疯了，这是一座了望塔，不是一个邪教场所。所以，有很多争论，有很多争论，仍然有很多争论，但这对我来说真的很难，除了邪教网站之外，我真的很难看到这个。如果这是一个可以追溯到铁一号的邪教网站，我们是在处理约书亚的祭坛吗？我想，我把它当作约书亚的祭坛来谈论。

我认为这是考古学和考古发掘证明圣经的一个例子。这种情况并不经常发生。再次，请接受我们所提供的证据。

在这种情况下，对不起，这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问题，如果它走路像鸭子，嘎嘎叫像鸭子，看起来像鸭子，它是鸭子吗？我觉得是这样的。有趣的东西，以巴路山。死海古卷，现在我要为你疯狂了，因为我要开始冒险尝试一些旧约之外的东西。

很多人，当你听到死海古卷时，这些都是新约博士生，他们就像，我正在做一些关于死海古卷的工作。嗯，当然，因为他们都是这么做的。但无论如何，死海古卷是非常非常有趣的，如果你不知道死海古卷是如何进入公众视野的故事，基本上都是出版的，哦，你必须阅读它。

我的意思是，我们正在谈论阴谋论，我们正在谈论政府干预，我们正在谈论博士生和一位教授坐在宿舍里用笔记本电脑，如果你愿意的话，就可以炸毁东西。我的意思是，这真的很有趣。这个故事是，我不是，我的意思是，这个故事是辛辛那提 HUC 的一名博士生和他的教授在一起。

他们坐在台式电脑上，然后发布了，这是互联网刚刚起步，他们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的一个房间里，自己将公开出版物从以色列古物管理局的管辖下强行驱逐出去。我的意思是，这真的很有趣。委员会的成员，原来的委员会，变得流氓了。

这真的很有趣。但死海古卷、成千上万的手稿碎片、一些完整的手稿或一些完整的卷轴，如《以赛亚书卷》，是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在洞穴中发现的。当地的贝都因人偶然发现了这个洞穴，一看，哦，这些罐子里有什么？哦，那是一堆手稿。

嘿，这些可能很有价值，他们开始发布这些。但出版速度确实减慢了。在最初的出版热情之后，他们真的陷入了官僚主义，真正陷入了政治内斗等等。

你知道，从约旦政府到以色列政府的过渡造成了一些问题，委员会中的人员也被替换。所以，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悲伤的案例，进展速度非常缓慢。学术界开始对此感到愤怒，因为突然间你会得到这些随机的博士论文，他们会引用来自沙漠的这些证据，这些卷轴碎片，人们摸不着头脑，然后他们我会意识到，哦，他们的论文导师是委员会的某个人。

因此，它们与其他人所没有的新信息相似。所以，学者们非常愤怒，挑战极限，挑战极限，然后 HUC（希伯来联合学院）的人炸毁了一切，他们说，好吧，我们就强迫你动手，好的？我们会让你向公众发布所有内容。但最终，由于研究生和一台台式电脑，它们再次被发布到公共领域。

我喜欢这张照片。这些很小，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在这里看到，但这些都是小图片，这些小点，这些是文本片段，你有像这里的这个人这样的人，这里的这个人工作就是坐在那里，盯着这些东西，试图把它们放在一起，并试图弄清楚它们在说什么。我的意思是，这不适合胆小的人，伙计们。

我的意思是，这只是，我的意思是，谈论你的眼睛在燃烧。但无论如何，这些片段的含义有好几个，我们可以讨论，但我想，我们可以讨论任意数量的片段，但我确实想煮沸，特别是为了时间，我确实想煮沸它们归结为几件事。其中之一对于新约研究来说更重要，你知道，嘿，你知道什么？我们将冒险讨论一下。

但另一个问题就更笼统了，那就是考据问题。好的。关于早期的思想世界，早期犹太教的思想世界，当我们开始观察这些死海古卷碎片并弄清楚它们上面到底写着什么时，我们开始意识到犹太教无法被定义整体而言，好像只有一种犹

太教，但更确切地说，描述的是多种犹太教，犹太教是一个总称，在这个术语下有很多不同的表现形式。

事实似乎是，死海古卷社区似乎是许多想法的宝库，特别是特定社区的想法。他们对事物的看法相当具体。这是非常世界末日的。

他们存在于犹太社会的边缘，因为他们与当权者中的一些人、一些当权者的神职人员等等不和。但他们在死海附近的犹太荒野中隐居的过程中，也延续了犹太教的许多传统。所以，我们得到了以赛亚书卷。

几乎每本书，我认为唯一的例外是《以斯帖》。我认为《以斯帖记》是旧约中唯一一本未经死海古卷社区证实的书。因此，他们负责延续许多文本传统、复制文本传统、确保其生存等等。

这就是文本校勘的意义发挥作用的地方。尽管如此，死海古卷的证据确实让我们看到了早期犹太教的多样性，特别是一世纪的巴勒斯坦犹太教，这很重要，因为那是耶稣所在的地方。我的意思是，这就是耶稣四处奔走的背景。在一间非常非常拥挤的房间里，耶稣是一个声音。

所以，耶稣，我们必须了解耶稣。不仅仅是每个人，还有耶稣。不，是所有人，耶稣也在那里。

显然，耶稣最终让自己为人所知，剩下的就是历史了。但死海古卷的证据确实让我们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仍然理解这一点。

我们仍在努力解决很多问题。麦基洗德是谁？他对一切的重要性是什么？你最终会看到死海古卷的碎片和证据，因为他们对旧约中的麦基洗德这个人有一个具体的想法。希伯来书的作者有一个想法。

负责死海古卷的死海古卷社区也是如此。但考据确实是旧约研究的一个案例。我已经提到过，旧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过程的结果。

我们只是没有这样理解旧约。瞧，就在那里。不，经过几个世纪，事件、传统被发展、被编译、被编辑、被组合在一起。

死海古卷让我们看到的是同时存在的传统的证据。因此，耶利米书有多个版本。显然是同一个耶利米。

但是库姆兰社区和死海古卷社区有一个耶利米书的例子，它的组织方式不同，而且大约短了七分之一。所以，这里存在一个重大偏差，它迫使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文学传统是怎样的，它们是怎样发展的，它们是怎样延续的，以及社区之间是怎样发生变化的？因此，这里的一个社区正在保留这一传统。这里的另一个社区正在保留这一传统。

显然很相似，但又有所不同。这些差异是如何发展的？这意味着什么？同样，我们可以谈论《但以理书》的不同版本。这个证据告诉我们，我们的旧约是一个非常漫长而复杂的传播过程。

死海古卷以 20 世纪 40 年代之前我们不知道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一扇了解这一点的窗口。所以考据是一门非常非常难掌握的学科。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沮丧的主题，但根据死海古卷的证据，这个主题已经得到澄清和推进。

非常有趣的东西。这是我整理的一个小图表。我知道它非常复杂和一流。

不，这些是我在 Word 文档中制作的文本框。所以无论如何，它证明了这一点，因为我们在这里拥有的是简而言之，我们拥有规范的流程，因为发生的事情是我们拥有文本。我们有单独的文本。

我们有行政文本。让我们以大卫的管理者为例。某某负责某某。

谁负责某某？我们有文字。我们有早期的传统、口头传统和其他文本传统。所有这些在某个时候开始标准化，开始编译，由于一些重大的行政决定而开始汇集在一起，因此形成了最终文本。

这就是我提到以色列文化的古典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地方。宾果，宾果。我认为这就是所有这一切开始真正发生的地方。

我开始认为，我相信犹太文化开始环顾四周，特别是铁器时代的后期，并说我们需要把我们的东西放在一起。我们需要在日益霸权的背景下、在日益紧张的新亚述和巴比伦背景下定义自己。因此，我们将开始采用所有这些长期以来定义我们的传统，并将它们整合在一起。

我们将拿出一份文件来说明我们是谁。这是我们的历史。这就是我们来自的地方。

这就是我们处理善与恶的方式，就像约伯记一样。这就是我们崇拜诗篇的方式。我们开始敲定事情。

然而，请记住，这也是在印刷机出现之前。因此，一旦我们得到最终文本，我们就必须复制它。我们不能仅仅通过施乐机器来运行它。

我们必须手工复制它。当你在这个过程中纳入人类代理时，你必然会出现腐败。由于各种原因，你必然会犯错误。

因此，地理和社会政治因素会影响传播过程。你有错误，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再次，无论是无意的还是有意的，你都会做出改变。

所有这些东西都将成为影响本文的过滤器。我们在库姆兰所拥有的是同时存在的最终文本的证据，伊曼纽尔·托夫（Immanuel Tov）用来描述它的是多重文本。这很重要，因为库姆兰在有记录的标准化运动之前就展示了证据。

库姆兰之后不久，犹太社区会说，太多了。我们必须标准化事物。随后将会有一场运动将所有这些再次汇集起来。

所以，这就是库姆兰的重要性，因为库姆兰的所有文本证据都可以向我们展示，可以指出许多潜在文本的存在。所以，事情很复杂。再说一次，我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了。

这很复杂，但很重要。我应该说，乌加里特和乌加里特文本。在这种情况下，这里存在广泛的趋同，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趋同，因为它彻底改变了我们理解迦南文化和青铜时代晚期崩溃的方式。

乌加里特是距地中海海岸约一公里的一处古老遗址。又是现代的叙利亚。这是一般区域。

这个遗址最初是由当地一位农民发现的，他的犁头撞到了一块石头，把石头弄碎了。然后他开始环顾四周。他说，天哪，这是坟墓的入口。

那是一座皇家坟墓。他们很快发现，皇家墓地与一个非常国际化、发达且先进的城市中心有关，该城市中心也是青铜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中期时期的一个汇集点。这座城市的建筑已经被研究了很长很长时间。

该遗址再次于 20 世纪初被发现。它被系统地挖掘了非常非常长的时间和建筑。

哇，建筑。城市规划、街道、宫殿与其他一切的关系、住宅等等、牧师居住的地方，以及各种各样的东西。发展确实有目共睹。

如果您喜欢古代建筑，您可能最终会遇到乌加里特市。但该网站的主要重要性在于它对迦南宗教和以色列宗教、诗歌以及与旧约相关的一些晦涩思想进行了澄清。除了了解之前青铜时代晚期的崩溃。

让我快速开始吧。因此，在发现乌加里特之前，我们对迦南宗教万神殿的评论只有旧约中的内容。我们刚刚了解了以色列对所有异教现实的看法。

所以，我们大概知道巴尔是谁了。我们大概知道亚舍拉是谁、达袞等等。但我们对此的看法很有限。

这是一个非常消极的观点。但当挖掘者偶然发现牧师的房子和他的私人图书馆时，我们发现他们发现了巴力神话和巴力周期。所有这些文本都开始澄清，在某些情况下，模糊了神的定义、神灵之间的关系等等。

所以，我们开始意识到，好吧，巴力与埃尔有关，亚舍拉就是这个。因此，我们开始将各个部分拼凑起来。当我们把这些碎片放在一起时，我们开始理解以色列人对迦南宗教的看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它是一种以农业为基础的宗教，季节的周期很大程度上与农业和此类事物的生计有关。因此，这是通过咨询这些文本而真正澄清的一个要素。现在我们对这些名字有了另一种看法，这让我们能够更清楚地填写图片。

谈到诗歌，米切尔·达胡德（Mitchell Dahood）为锚圣经系列中的诗篇写了一篇非常非常有影响力的三卷本评论。它确实应该加个副标题，大意是，无论如何，这基本上都是乌加里特语，我们关心什么？因为在那篇评论中，他只是不断提到乌加里特语的相似之处。现在，一方面，我们可以笑着说，你有点过分了，达胡德。

但另一方面，他所做的事情有很多基础。因为我们的发现，如果有一件事可以让我们理解圣经中的诗歌，那么什么定义了圣经诗歌，它是如何运作的，什么是圣经的？这不是旧约。是乌加里特。

因为乌加里特以与我们在圣经希伯来诗歌中看到的相同方式展示并展现了平行性。所以，我们知道如何，我们知道平行性，语句 A 的想法，更重要的是，语句 B，后续子句或从句与前导子句之间的关系，这才是真正定义圣经希伯来诗歌的最重要因素，不仅仅是押韵、节奏等，考虑到我们对文化中诗歌的真正定义的理解，这对我们来说有点困难。

但多亏了乌加里特文本，我们才真正开始微调古代世界的诗歌。现在，与此相关的是，我们也开始发现一些诗篇和一些乌加里特诗篇之间惊人的相似之处。几乎到了这样的程度，好吧，如果我们实际上在乌加里特语中采用这个词并将耶和华放在那里，那本质上是同一件事。

这表明，在某些时候，以色列文化和犹太文化正在使用乌加里特发现的一些诗意思想，然后他们只是将它们神学化，如果你愿意的话。他们用耶和华代替巴力。最好的例子就是《但以理书》和其他几个地方的耶和华骑着云降临的形象。

我们都知道副歌“看哪，他在以利亚的日子里驾临”。好吧，恭喜你，《以利亚的日子》，现代合唱团。这是一首迦南人的歌，最初是一首迦南人对巴力的赞美诗。

但它被以色列人接管了，我们现在用它，我们现在用它来描述主在这些类型的事物中。所以，所有这些东西确实开始随着乌加里特文本浮出水面。一些晦涩的想法，其中一个相当著名的是阿莫斯，被称为Noqed。

什么是No qed？我们在英文翻译中称他为提科亚的牧羊人。但是，这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嗯，根据乌加里特的证据，Noqed似乎是一种与一些相当重要的机构有联系的牧民。所以，阿莫斯似乎是负责一些皇家畜群的人，如果你愿意的话，这是可能的。

乌加里特的一些证据再次澄清了这一点。此外，希西家生病时放在脖子后面的无花果混合物也有联系。这个词出现在乌加里特专门研究马药的平板电脑上。

很有趣的是，旧约中使用的这个术语与医学有关。这些就是我们在乌加里特身上看到的事情类型。现在，我没有在这张幻灯片上放的一件事，我认为可能更重要的是，乌加里特还向我们展示了青铜时代晚期崩溃之前事物是如何运作的快照。

再次记住，我提到过这里就在地中海沿岸附近。这是一座非常非常重要的城市，似乎对该地区产生了很大的文化影响。因此，当贸易穿过地中海盆地流向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或向南流向埃及时，其中很大一部分将通过乌加里特。

这一点通过文字对应有很好的记录。但它为我们提供了青铜时代晚期崩溃之前实际发生的情况的快照。因为青铜时代晚期的崩溃将会非常非常严重，它将从根本上改变该地区。

青铜时代晚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全球经济网络定义的，埃里克·克莱因在这方面写了很多文章。所以，希腊人、埃及人、美索不达米亚人、叙利亚巴勒斯坦人，他们都在一起做生意。他们进行贸易，从事商业，通过婚姻等加强政治关系。

我们有所有这一切的文字证据，但这一切在公元前 1200 年左右以一种非常非常暴力的方式崩溃了。当崩溃发生时，它将剧烈崩溃，这将造成政治真空，埃及将撤退并离开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留下应许之地，如果你愿意的话，为以色列人的进来敞开大门定居。因此，如果你想了解以色列人的定居点，你需要了解青铜时代晚期崩溃的意义。

通过乌加里特的证据，我们开始了解青铜时代晚期崩溃的意义。再说一次，乌加里特语的存在是出于历史原因，它很重要，它的存在是出于语言原因，也是出于文化原因，特别是异教文化。非常有趣的东西。

还可以说很多。今天我想以一个非常有争议的网站的现代例子作为结束语。我提到了 Tel Dan 石碑非常有争议的事实，我认为 Khirbet Qeiyafa，如果它还没有超越它，它已经非常接近了。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非常重要的网站，但也很令人困惑。这是一个出现在埃拉山谷上空的地点。记住以拉谷，这是大卫与歌利亚对峙的地方，也是大卫杀死歌利亚的地方。

但这是一个可以俯瞰谢斐拉埃拉山谷的地方。它在这个区域周围，所以在这里扩展，它就在这个一般的地方，就在这里。这是非常非常有争议的，围绕这个地方的争论集中在我们如何确定它的年代、铁器时代的年表、它是什么网站，然后那里有一个介形虫，好吗？这是一个仅在非常非常短的时间内有人居住的地点。

该遗址的占领阶段并不多，但占领阶段非常独特，因为它们展示了非常复杂的防御系统，在城市周围有两个城门。这是一座圆形城市，有炮台墙，这是与以色列文化最相关的标志。正如我提到的，还有两个门，这并不是史无前例的，但很奇怪。

有证据表明青铜时代的示剑可能有两座城门。但这肯定是在铁器时代。是比较独特的。但同样，这是一个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被占用的地点。

但当它被占领时，它似乎被占领得非常非常激烈。有证据表明那里有占领、家庭占领，但也有证据表明有一个非常大的中央行政综合体。所以这个装置似乎占据了各种各样的、绝大多数的空间。

那么，我们如何确定这个日期呢？这实际上是什么时候被占用的？当我们约会一个网站时，您可以通过相对方式约会它，也可以通过绝对方式约会它。相对的意思正如它听起来的那样。这是一个偶然的约会系统，与其他事物相关。

因此，陶器年代学是一个相对的年代测定系统，因为陶片与他们在其他地点发现的陶片是相对的，以便协调事物。绝对约会是一个基本上可以独立的约会系统。碳 14 测年法可能是最广泛理解的绝对测年系统。

因此，他们对一些证据进行了碳 14 测年，并对一些陶器证据进行了相对测年。挖掘者可能对他们的一些证据有点过于傲慢，他们认为这是他们在大卫时代左右约会的网站，他们认为这证明了另一种约会系统。因此，由于他们的言论如此浮夸，他们招致了很多批评，这是理所当然的。

我认为任何时候任何人过于自负，我认为我们需要，你知道，我们需要真正地审视他们，并在他们需要批评的地方批评他们。但他们遭到了批评，也有很多阻力。但本质上，争论是，这是一个晚期青铜遗址，还是一个铁器时代遗址？如果它是铁器时代的遗址，那么它可能会对了解联合君主制的影响力产生影响。

因为，这个地方的物质文化与耶路撒冷和中部高地的情况比与非利士人沿海地区的情况更相似。好吧，罐子、陶器、他们组织城市的方式、动物遗骸，他们与以色列正在发生的事情比与非利士人更有亲和力。但如果它是青铜时代晚期的遗址，那么一切都悬而未决，我们必须重新考虑一切。

因此，挖掘者显然说这是一个铁器时代遗址，因此，它是耶路撒冷存在可行的联合君主制的证据。好吧，这本质上是关于铁器时代年表的争论。这真的是铁器时代吗？我们应该把它放在什么时候，或者它更像是青铜时代晚期、铁器时代早期的过渡？该网站的标识是另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

Khirbet Qeiyafa, Khirbet Qeiyafa 在圣经中的哪个位置？因此 Khirbet Qeiyafa 与圣经中的命名地点相一致。挖掘机说，好吧，这很容易，两个门；这是圣经中的 Sha'arayim，因为圣经中的 Sha'arayim 字面意思是，等等，两扇门。这个地点与《撒母耳记上》第 17 章中大卫杀死歌利亚时非利士人的逃亡有关。

这就是我们看到圣经中的 Sha'arayim 发挥作用的地方。所以，挖掘者说，看，以拉谷，一座有两个大门的城市，圣经中的 Sha'arayim。嗯，这显然存在阻力，因为所有事情都存在阻力，并且还有其他选项作为可行的替代方案提出。

挖掘机一直坚守着，他们说，不，不，不，不，不，我们在这里面对的是圣经的 Sha'arayim。然后是一个介形虫。请记住，ostrakon 是上面有文字的陶片，而有一个上面有文字的陶片，之所以引起一阵骚动，是因为该网站的早期性。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早期的网站，无论你把它追溯到联合君主制时代，还是更早，它都非常非常早，而且他们发现了文字的证据。那么，这个介形者说了什么，那么我们可以从中提出什么含义呢？很多人都走了很多不同的路。有人说了，哦，这不过是一个抄写员，这只不过是一个抄写员，这只不过是抄写员用来在上面练字的一个而已。

其他人会说，不，不，这是托拉意识正在兴起的证据，我们真的可以去，我们真的可以把它发展出来，我们可以谈论抄写阶级的发展和某些意识形态等等。所有这一切的问题在于，这个介词真的非常非常难以阅读。老实说，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些字母的方向，好吗？因为我们作为说英语的人，是从左到右书写的。

希伯来语从右到左的方向相反。所以希伯来语是左撇子的梦想。在这个介形体中，我们不知道它是向上还是向下、向左还是向右。

我们不知道，而且这一切都有争议。所以，现在还非常非常早。读起来非常非常难，读起来有很大的困难。

但再次，身份证明，Sha'arayim，两个门。这些，我已经绕了两扇门了。看起来相当合法，好吗？从那里的物质文化来看，这似乎是相当合理的事情。

注意这里的这张图片。这就是这个巨大的中央装置。不太清楚它到底是什么，但它很大，而且就在市中心。

有趣的是，在后来的铁二时期，拉基什还拥有位于城市中心的一个非常大的行政综合体。那么，这是否是后来犹太城市规划的前兆呢？我不知道。这里仍然有很多含糊之处，但是非常非常有趣。

这是介形虫的照片，再说一次，这张照片可能不太适合你，但你可以在这里看到字母。你可以在这里看到字母，但是当你到达这里时，你实际上看不到任何东西，好吗？我已经谈到了铁器时代年表。我已经讲过相对约会和绝对约会。

再次强调，绝对测年主要是通过碳 14 测年来完成的。相对年代测定是陶器年代学以及那里的陶器组合与其他遗址相比的样子。如果这个介形虫是希伯来语，并且有人讨论这个东西是否是希伯来语，我认为它是希伯来语，但克里斯托弗·拉尔斯顿（Christopher Ralston）根据动词 *to be* 所用的词怀疑它是否是腓尼基语。

我不认为他的论点完全成立，但我认为这可能是希伯来语。如果是希伯来语，我们可以从中推断出什么？关于希伯来语的发展我们能说些什么？关于希伯来社会结构等我们能说些什么？有趣的是，我认为我发现自己对 Khirbet Qeiyafa 的影响的理解是围绕着在铁 II 早期为该地区制定准确概况的想法。我再次同意挖掘机对这个网站的最初约会。

我认为它可能更像是一个铁 II 遗址，而不是青铜时代晚期的铁 I 遗址。我认为我们正在处理一个可能在联合君主制时代使用的网站，并且我认为基于物质文化，它似乎表明耶路撒冷的政体，耶路撒冷联合君主制，正在尝试来扩展自己。我最近读了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作者是一个名叫 Avraham Faust 的人，他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论点。

他谈到了植根于中央高地政体的殖民努力，该政体就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所在的地方。他说，有记录在案且可观察到的殖民谢斐拉的努力，这正是这里的这个地区，在铁二时期达到了顶峰。他谈到了 Khirbet Qeiyafa 在其中的地位。

他认为基尔贝特·凯亚法（**Khirbet Qeiyafa**）是联合君主国对谢斐拉进行殖民化的最初努力。但它失败了。基尔贝特·盖亚法之所以表现得这么快，之所以基尔贝特·盖亚法的占领层数这么短，就是因为它是一座只被占领了很短时间的城市。

之所以失败，是因为非利士人的势力还不够削弱。非利士人仍然足够强大，他们不允许基尔贝特·盖亚法（**Khirbet Qeiyafa**）存在超过几年。最终非利士人进来，把这座城市夷为平地，一旦发生这种情况，联合君主制就没有重建它。

他们只是让它成为废墟。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这是一项糟糕的投资。他们减少了损失。

他们投入了大量资金，开发了它，但当它被非利士人占领时，他们意识到非利士人又要重蹈覆辙，所以他们只是减少损失，并在其他地方加倍努力。后来，这种殖民努力，特别是当非利士人在该地区的权力和影响力开始下降时，才是殖民努力真正在谢斐拉扎根的时候。所以，这是一篇有趣的文章。

这是一篇有趣的文章，可以解释为什么 **Khirbet Qeiyafa** 是一个发展非常快但持续时间不长的网站。这也是一个可以在该地区发生的其他事情的背景下解释 **Khirbet Qeiyafa** 的理论。它可以潜在地解释为什么那里的物质文化以及我们在以色列和犹大中部高地看到的物质文化更有亲和力。

所以这一切都非常非常有趣。因此，基尔贝特·凯亚法（**Khirbet Qeiyafa**）再次成为广泛融合的另一例子，它真正开始阐明在铁二世早期以色列和犹太文化中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该文化的发展、该文化种类的扩张是什么的样子。我认为 **Khirbet Qeiyafa** 为我们提供了一幅非常非常重要的画面。

现在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和大家一起结束这个话题。与这场辩论相关的想法，尤其是与基尔贝特·凯亚法（**Khirbet Qeiyafa**）的辩论，是让我们将所有人归为两类之一的想法。我们将这些类别称为“极简主义者”或“极简主义者”。

如果你是一个极端主义者，那么你相信旧约圣经在历史上是完全准确的。就是这样，你可以看到这里的两极分化，非常黑和白。你要么是其中之一，要么就是另一个。

因此，极端主义者相信《旧约》具有固有的历史性，它始终是真实的，如果有任何担忧，我们将站在《旧约》一边。我们要查考旧约圣经来解释我们所看到的事实。另一方面，也有极简主义者。

极简主义者是那些会拒绝《旧约》的人，这些人倾向于拒绝《旧约》是一份意识形态文件。这是一份神学文献。因此，它是倾斜的。

因此，它的历史呈现将会有所倾斜。因此，我们将倾向于把目光从《旧约》上移开，而专注于诸如考古学之类的事情，专注于诸如圣经之外的证据之类的事情。亚述人在说什么？非利士人在说什么？摩押人在说什么？这就是我们将倾向的方向。

当然，你也能看到这个问题。它太黑白分明，而且太两极分化。如果您从这些讲座中了解了一件事，我希望您明白对话必须细致入微。

对于《旧约》如何与考古学相互作用，并没有千篇一律的答案？旧约与考古学有什么关系？我们不能用黑白千篇一律的答案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我们必须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处理。因此，极简主义和极简主义这两个流派基本上需要被抛弃。

我们只需要停止用这些术语谈论事情。相反，我们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对话，并问自己，好吧，这里的证据是什么？圣经怎么说？圣经对我们有什么要求？考古学说了什么？考古学从人类学角度告诉我们什么？物质文化告诉我们关于那里的文化、关于那个地点的什么？这些东西如何汇聚？它们融合的本质是什么？考古学是否有具体的观点来阐述圣经的具体主张？或者我们是在一个普通的、广阔的百老汇里做这件事吗？因此，当我们试图解开考古学和旧约圣经的关系时，我们必须问自己这些问题。考古学与旧约圣经如何交叉？嗯，它以多种方式交叉。

我们需要具体情况重新认识，认真分析文本的诉求以及考古的细节和证据。

这是 David B. Schreiner 博士在他关于黑桃思考的教学中。这是第四节，其他一些重要发现及其趋同的性质。